



中庸講記 49

◎ 黃錫堃總領導點傳師主講

（接上期）

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之四：
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知天也；百
世以俟聖人而不惑，知人也。

聖人的道理是萬古相承。

第四節 此節推本君子之制作，其所以合於天人者，由於知天知人之理也。故兩知者，非見聞知，直從尊德性道問學來。尊德性，則居敬以立窮理之本，道問學，則致知以盡窮理之功，蓋夫天地處於顯易明，鬼神處於幽難測。所以禮為天秩，度為天則，書為天文，制作皆合於天，而自然質諸而無疑。言鬼神則天地可

知矣。論三王已往者而易見，來聖者而難知，所謂知之理，從天命謂性，率性謂道，則知先聖後聖之賦性同者也，故質之俟之，無疑無惑也。

「此節推本君子之制作，其所以合於天人者，由於知天知人之理也」，所制定下來的議禮、制度、考文都是合於天人的，跟天符合，跟人也符合，什麼原因呢？因為這是知天知人之理也。

「故兩知者，非見聞知，直從尊德性道問學來」，我們一般知道的，都是看得到、聽得見的知道，這不是真的知道；真的知道是要內心的，要從「尊德性道問學」來。

「尊德性，則居敬以立窮理之本」，敬很重要，「敬」是發自內心，「恭」是外表的；在心曰「敬」，在貌曰「恭」。「窮理之本」，我們研究道理要窮理，古人說：「窮理盡性」，不要只研究皮，要研究到道理的骨髓，了解到底其真實的意涵為何、要如何表達出來，這很困難。

「道問學，則致知以盡窮理之功」，一定要研究，即「致知」；如何才能致知？「致知在格物」《大學》，人沒有私慾的時候，才能窮理其功；沒有私心、一片公心的時候，就是先天的心，也就是道心，要達到這個功夫。

「蓋夫天地處於顯易明」，看天地日出、日落的運轉，都有軌跡，我們就能了解「顯」，天地都讓我們看得到，是我們人沒有去體會；看一草一木的成長，包括開花結籽，天地造化是包羅萬象，每一樣都不會遺漏。

「鬼神處於幽難測」，鬼神這些看不見的是處於幽；「幽」是看不見。看不見的東西難測，但若我們都有照天理而行，我們就能了解鬼神也是按天地的運行在做。

「所以禮為天秩」，禮是天的一個秩序，照天的秩序而來。

「度為天則」，度是天的一個法則。

「書為天文，制作皆合於天，而自然質諸而無疑」，制作三重皆合於天，既然理合於天，鬼神哪有什麼意見？鬼神本來就不會有意見，我們才會說鬼神是多說的，是要讓我們了解到，只要我們照著天理，鬼神是絕對沒有質疑的，也就是都贊成的，這是知天。

「言鬼神則天地可知矣」，提到鬼神，用天地來研究就可以知道。

「論三王已往者而易見」，我們討論三王，夏、商、周已往，都已經過去了，但歷史都留有名字、留下他們的制度，雖然有許多並不完整，沒有辦法直接實行，但很多都能拿來印證、參考。

「來聖者而難知，所謂知之理，從天命謂性，率性謂道，則知先聖後聖之賦性同者也」，未來的聖人會是誰，我們也不知道，但我們知道先聖，古早的聖人和未來的聖人，他們的本性都是一樣的，所有皆離不開其本性，因為都是從天命而來，即《中庸》所說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」，了解這個道理，我們就知道先聖、後聖其賦性都一樣。

「故質之俟之，無疑無惑也」，要質問或是要等聖人來，這句道理包括：「質諸鬼神而無疑」、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兩句，用這段來解釋；如果用文字則用：「故質之俟之，無疑無惑也。」這是知天而知人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之五：
是故君子，動而世為天下道，行而世為天下法，言而世為天下則。遠之則有望，近之則不厭。

這句道理，經常使用到，要了解其意涵。

讀懂經句

① **動**：兼言行而言。君子見之身而措之世也。

動、行、言三樣都是合在一起的，只是在文字上把它們拆開來，看君子之身就知道，是否有在辦事情；整體來看，君子將人間所有的事情做安排，做一個大的企劃。

② **世**：自一世至於世世。

③ **道**：兼法則而言，率由道也。

道兼法則，兼行，我們都跟著道而行。

④ **行**：道三重見於措施也。

「措施」是舉措設施。「設施」是做人事的安排，包括議禮、制度、考文的安排。

⑤ **法**：法度也。

⑥ **言**：是三重見於號令者。

已經發出聲音去號令。

⑦ **望**：有仰慕之意也。

⑧ **不厭**：是不討厭也。

第五節 此節言世道、世法、世則，正是民得以寡過處也。是乃君子之動，世世足以為天下所共由之道也。措諸躬為表率，施諸於民，人皆由其行，而奉為法度。出諸口為詞章，播諸民為號令，人皆由其言而視之為準則。以言乎四海之遠，人人皆生企慕之心，以言乎畿內之近，人人皆有愛戴之誠，是以君子寡民之過，則不限於地矣。

「此節言世道、世法、世則，正是民得以寡過處也」，我們看一個人，不會有過錯，是因為有照世道在行。動，而世為天下道；行，而世為天下法；言，而世為天下則。跟著而做，我們的過錯就會減少。

「是乃君子之動，世世足以為天下所共由之道也」，世世代代我們每一個人所行的路都是同樣的，天下所共由之道也。

「措諸躬為表率」，所計劃、所做出來的的事情，「躬」是躬行；其所做出來的皆可以為人表率。

「施諸於民，人皆由其行」，制度、設施實行於老百姓身上時，大家都照著走。

「而奉為法度」，這是所行的法則。

「出諸口為詞章」，講出口的詞章，都是正確的道理。

「播諸民為號令，人皆由其言而視之為準則」，所要傳給人民的號令，人們都是視之為準則；這是講話的準則，因為其有這個條件。

「以言乎四海之遠，人人皆生企慕之心」，「四海」是很遠的，指所有很遠的邊疆；這裡大部份講的是杞國（宋國），人人皆生企慕之心。

「以言乎畿內之近」，「畿內」是京都，指在京城這麼近的地方。

「人人皆有愛戴之誠」，人人皆有愛戴的真誠之意。

「是以君子寡民之過，則不限於地矣」，所以君子讓老百姓的過錯減少，不限於四海還是畿內，都是同樣的，這是此段的重點。

《中庸》第二十九章之六：
《詩》曰：「在彼無惡，在此無射；庶幾夙夜，以永終譽。」君子未有不如此，而蚤有譽天下者。

以《詩經》中的一句話，做為總結。

讀懂經句

① 在彼：指杞，宋本國言。

這句是用在祭文，祭祖時所用之文，出自《詩經》振鷺篇；這裡的「在彼」是宋國。

② 在此：指周言。

在周朝京都的地方。

③ 射：音妒，厭也。

射，是厭惡的意思。

④ 庶幾：有期望而兼戒勉之意。

希望，有期望稱為庶幾。

⑤ 夙夜：夙是早，夜是暮。

⑥ 蚤：音棗，早也。

第六節 此節引詩經周頌振鷺之篇，以總結三重寡過，必由於本身六者之善也。詩美二王之後曰：爾今日之來助祭，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，來此我周，亦無有厭射之者，彼此相宜，譽也，以夙夜之敬慎，而得永終此譽矣。是王天下寡民過，必由於三重之道，居上不驕，尤可概見，此亦人道也與！

「此節引詩經周頌振鷺之篇，以總結三重寡過」，經文所說：「王天下有三重焉，其寡過矣乎」的道理，若能讓老百姓的過錯減少，自己本身的過錯也會減少。

「必由於本身六者之善也」，是經文所說君子之道的六件要事：「本諸身，徵諸庶民，考諸三王而不繆，建諸天地而不悖，質諸鬼神而無疑，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」，一定有要這六個條件，來做為君子之道，才能定三重，這是「居上不驕」。

「詩美二王之後曰」，《詩經》之句是讚嘆二王之後，二王是文王和武王。

「爾今日之來助祭，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」，諸侯是以前已亡國的后代，賜予封侯，照理說這些人是沒

有地位的，然而因為念舊，感念他們以前也都是黃帝的後代，因此繼續加以扶持。今天來助祭，他們在彼本國無有憎惡之者，你們宋國對我周朝也沒有什麼怨恨；這很不簡單，像紂王的國家或是宋國，祖先是被打敗的，而不會怨歎。

「來此我周，亦無有厭射之者」，來到周朝的人，也不會有厭惡。

「彼此相宜」，大家都相處得很好。

「譽也」，這是德性的名聲，美譽、好的名聲。

「以夙夜之敬慎」，自己本身也是早晚恭敬、謹慎，深怕有地方會做錯，聖人修道都是始終如一，在上位，也是以夙夜之敬慎。

「而得永終此譽矣」，保持美譽是始終如一的，這是不簡單的。

「是王天下寡民過」，王天下，有德、有位、有時，來定三重，讓所有的百姓減少過錯。

「必由於三重之道，居上不驕」，一定要用三重之道來顯露其居上不驕。

（續下期）